

桑海深处的遇见

○王庭德

秦岭南麓,月河汤汤。

我受民盟安康市高新支部之邀,前往恒口示范区南月村,赶赴一场蚕桑文化之约。

抵达南月村后,对于常年受腿疾困扰的我而言,终究没能踏入桑田深处,只能停在车辆可达的路边,目送同行友人的身影一点点没入那片绿海。

秦巴群山连绵环抱,风从山谷间吹来,带着泥土与青草的气息。这片土地原本是荒芜坡地,一位本地乡邻却从荒芜里窥见了生机——她便是“蚕桑阿妹”的母亲。

如今的“阡陌桑海”田园综合体,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农耕图景。一座座标准化蚕桑基地扎根乡土,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。

座谈时,我听完了“蚕桑阿妹”一家完整的创业故事。夫妻俩都是土生土长的恒口人,长年在上海打拼,生意做得有声有色。按理说,他们大可以在城市继续安稳生活,可目睹家乡闲置地荒芜的窘境后,他们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费解的决定——割舍外地的产业,回乡创业。回乡做什么?种桑、养蚕、建园区。数年辛苦耕耘,荒坡终成桑海,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,还带动了一方经济发展,为乡里乡亲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。有人问他们后悔吗,他们没有回答,只是笑着。那笑容里藏

着一份笃定,是只有把根深深扎进乡土的人才会拥有的笃定。这个时代的乡村,缺的往往不是资源,而是愿意回来的人。人回来了,心也留下了,土地就活了。

走入蚕房,我才真正读懂了什么叫“老树发新枝”。古老养蚕技艺和现代智能设备相融,让人耳目一新。如今的蚕桑基地早已旧貌换新颜——恒温恒湿系统精准把控室内环境,物联网设备实时监测各项数据,升降蚕台、自动化饲喂设备有序运转。蚕桑阿妹一家所做的,正是让那根延续了千年的丝,接上了当下新时代的网。

安康植桑养蚕的历史源远流长。采桑、养蚕、缂丝、织绸,一整套传统技艺历经岁月打磨,成了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如今,连片桑园、整洁蚕舍成了天然的文化研学课堂。非遗传承人坚守古法,让手工缂丝、传统织造技艺代代相传;清亮的采桑歌谣、淳朴的蚕乡民俗,也伴着桑叶间的清风,在乡野间久久回荡。

正午时分,“蚕桑阿妹”带我们品尝当地特色桑菜。在此之前,我只喝过桑茶,吃新鲜桑叶做的菜还是头一回,满心新奇,也满是欢喜。也正是在这顿饭的间隙,我才真正和这位网名叫“蚕桑阿妹”的姑娘熟识起来。其实我们一下车,她就已经热情地迎了上来。隔着百余米,她见我行走不便,主动提出开车来接我。这份

细心体贴,寻常很少有人能做到。

饭后,她提议带同行的人去明月寺。原来我之前刷到过的“蚕桑阿妹”视频号,主人正是今天带我们参观的这位姑娘。那个在屏幕上笑盈盈摘桑叶、讲蚕桑故事的姑娘,此刻就站在我面前。这世上的相遇,有些就是这样——你以为和对方素昧平生,其实早已经在另一个地方见过。

正想着,他们从明月寺回来了。王老师喊我上车,“蚕桑阿妹”热情地过来扶我。下台阶的时候,我带着一点小兴奋对她说:“我之前刷过你的视频号!”

话音刚落,本来步态就不稳的我一下子挣脱了她的手,摔了下去。她反应极快,急忙伸手拉住我,最后我只是歪着身子轻轻磕了一下,只有右手擦破了一点皮。

回来的车上,小董开玩笑说:“你这是今天见了美女太激动呀。”

满车人都笑了。

我也跟着笑,心里却想着另一件事——这片茫茫桑海深处,我遇见的不只是视频号里的“蚕桑阿妹”,还有一种更朴素动人的东西:那是一个人对待故土的心意,是这份心意怎么顺着桑叶的经脉,浸在蚕丝的光泽里,藏在一个不经意的搀扶动作里,静静地、悄悄地,在这片土地上流转。

又是一年插秧忙

○祝师斌

不远处,稻田里的夜宴也已开始,秧苗和农人一样,开怀畅饮山泉溪流,青蛙、蚰蚩们和着夏夜的微风弹起乡村小夜曲……

老家在秦巴山区陕南农村,那里山峦叠翠、溪流纵横,水田依着山势鱼鳞般镶嵌在沟洼里,旱地裸着脊背披挂在阳坡的山岭上。农历四月下旬,是插秧的农忙季节,一场农人与土地、时节与希望的大比拼,在广袤的原野上拉开了帷幕。

在儿时的记忆中,四月的陕南农村,处处焕发着绿意浓荫的勃勃生机。躲在绿丛中的豌豆、胡豆和油菜,挺着胀鼓鼓的大肚子,焦急地等待人们去接生;银铃般欢笑的溪水,被农人赶进了沟渠,在绿树掩映的田头哗哗流淌;腆着肚子的青蛙,在青草池边咕咕地打着嗝,把寂静的池水荡出圈圈涟漪。当大自然的绿色和热闹一起逼近时,庄稼人便着手准备插秧的农事,给夏初的原野画上最后一笔绿意。

插秧的前奏是培育秧苗,清明前就开始了行动。找一块泡冬的老水田,深耕、耙平,平整成镜面似的田畦。从上年的谷物中挑选饱满的谷种,消毒除去病虫害和杂物,在温水里浸泡三四日。喝饱水的谷种开始张嘴吐芽,然后将其均匀地撒在平整的田畦上,再小心翼翼地盖上塑料薄膜。谷种在温暖的泥水和明媚的阳光下,开始生根吐绿,长成满畦绿茵茵的秧苗。在秧苗疯长的同时,农人们还得抓紧时间拾掇秧田。刚收完油菜的稻田上,吆牛翻耕,铲除田坎四周的杂草,然后灌水耙平,用田里的稀泥把田坎里外搪一遍,以防漏水,最后撒土化肥,保持秧苗生长的肥力。插秧前的准备工作,到此才算彻底完成。

插秧这天,不仅要邀请左邻右舍来帮忙,还要准备插秧酒席。主家会把平时舍不得吃的腊肉,从房梁上挑下来,把贮藏的干豆角、干竹笋等食材搜罗出来,再从自留地里摘一篮紫得发亮的鲜茄子、带刺的嫩黄瓜、鲜嫩的青辣椒,张罗一桌丰盛的插秧饭。

清晨,当布谷鸟的叫声划破黎明第一缕晨曦时,妇女们来到秧田边,脱掉鞋袜,挽起裤腿,开始在冰凉的水田里拔秧。她们灵巧的双手,像两把飞舞的剪刀,把绿茵茵的秧苗连根拔出,淘去根部的泥浆,用稻草扎成小捆,抬手扔在田坎边,动作干净利落。男人们负责挑秧苗的重活,他们把拖泥带水的秧苗,架在竹竿上、装在瓮箕里,弯腰起身,在湿滑的田坎上健步如飞,如同杂技演员在高空表演一样轻松自如。

中午时分,日头暖热了泥水,插秧正式开始。在古旧的习俗中,插秧前还有一项仪式:祭拜田公地母。人们在田头供上鱼肉荤腥,点上两根蜡烛,烧一些纸钱,虔诚地祭拜田公地母,祈求保佑五谷丰登。仪式完毕,便可开秧门。所谓开秧门,就是在田里插上几行秧苗,开启今年的插秧农事。开秧门一般由插秧技术好、有威望的老把式来做。在水田顶头正中插四行秧苗,但必须插得端正,深浅适当,行距和株距适合,插得过密或过稀,都会影响秧苗的生长和产量。

秧门一开,人们下田排

成一排,对准前面插的秧行,左手握苗,右手食指和拇指分拣两三根,捏紧苗身,用手指的力量将根须插入油汪汪的泥水里。农人的眼睛比尺子精准,不用比画,前后左右苗距整齐。插完第一行,拔出沾满泥水的脚,后退一步,接着插第二行、第三行。这样勾头弯腰、拔腿后退的动作,时间一长,令人腰部和胯部酸痛得要命。直起身歇歇看看,头顶是蓝天白云,眼前是晃动的水面,浑浊的波光中,荡漾的满是泥水和汗水的脸。此时感受到的,不再是那一汪浑浊的泥水,而是秧苗悠悠的鼻息和朗朗呼吸,是庄稼人欢快的笑语和美好的憧憬。朴实的庄稼人有时也会开玩笑使坏,几个插秧快的联起手来,在秧田里插个包围圈,把手脚慢的人“关”在秧田中央出不来。坎上挑秧的人,有时明着是给你送秧,暗地里却在使坏,朝着你啪啪扔几个秧捆过来,溅得人一脸一身的泥水。田里的叫骂声、坎上的嬉笑声,在斜阳映红的秧田里悠悠地荡漾……

夜幕降临,八仙桌上摆好了酒席,劳累一天的庄稼人围在一起猜拳饮酒,他们在浓浓的夜色中举杯庆贺,为新栽的秧苗祈祷风调雨顺,为大地米仓祈求五谷丰登。不远处,稻田里的夜宴也已开始,秧苗和农人一样,开怀畅饮山泉溪流,青蛙、蚰蚩们和着夏夜的微风弹起乡村小夜曲……

而今,陕南很多地方都实现了插秧机械化,传统的人工插秧逐渐淡出历史。前几天,在朋友圈看到汉中某地正筹备插秧节,眼前又浮现出儿时插秧的情景。“手把秧苗插满田,低头便见水中天,六根清净方为道,后退原来是向前。”其实,生活无所谓进退,老家父辈们所插的秧苗,始终在我心里生根发芽。

诗歌苑

五月的阳台

○樊瑛

我喜欢的五月在阳台上
绿植和花朵都生长到极盛
阳光供养着心情
所有的美好都在枝叶间辗转
红的热烈、白的纯洁、绿的沉稳

隐藏最深的心思被蚯蚓耘松
浩荡的花香里,我要敬五月一杯
连同盆底深埋的那个影子举起
再与曾经闪着露珠的词语
一并咽下

窗外的风是否刮过
已经无关紧要了
这些绽开的和半开的花朵

在五月的阳台上
早已忽略了蜜蜂和蝴蝶
就如经历过一场不被珍视的爱情
再也不屑于那滴被漂白的水

如果,在五月的阳台上会想起
一朵未开的花
我想它一定和
某个人有关

石榴树下

○赵占英

我们家后院种了一棵石榴树。七十岁的父亲曾花三块钱从集市上买下这棵树苗,被母亲足足数落了三天:“不过日子的老头子,咱们家种的树还少吗?难不成你的钱多到没处花了?”父亲只笑而不语,依旧按自己的想法把树种下,不属于和母亲争执。

父亲没读过书,可但凡和种植有关的知识,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,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本事。石榴树栽在我家西屋窗前偏西的位置,栽种的时候父亲特意提醒:“种树不能正对着窗户,对眼睛不好。”一想到秋天就能结出个头硕大、酸甜多汁的大石榴,我就隔三岔五去给树浇水,从来没间断过。第二年它就结了二十多个石榴,来串门的东邻王大娘吃完,还顺手带走两个,不住地夸赞:“还是人家老赵家风水好,种什么都能长得旺。”

每学期放假回家,母亲都会给我宰鸡宰鸭补身子,她总把拔下来的鸡鸭羽毛、处理掉的肠肚骨头,都埋在石榴树根周围,还特意埋得离根远一些。从那之后,石榴树的叶子愈发鲜亮翠绿,开出的花朵艳红似火,结出的果实也鲜红透亮。它不仅果实美观,营养价值也很高,算得上农家院落里一道亮眼的风景区。正如王安石《咏石榴花》里写的:“浓绿万枝红一点,动人春色不须多。”谁知那年雨水

格外多,石榴虽然结得不少,可几乎全都裂了口。

父亲说:“石榴树喜欢油沙土,在石灰质土壤里长得最好。果子开裂和昼夜温差大有关系,另外果实膨大期施肥过量、缺微量元素,或是采收不及时,也会导致裂果。”

母亲悻悻地说:“种树还有这么多讲究,你都是从哪儿打听来的?”

为了打消母亲的疑惑,我陪着父亲把石榴树根部的旧土换掉,培上沙白土,每铺一层就撒一层草木灰。过了一年,石榴树果然结了满枝的果子。“五月榴花照眼明,枝间时见子初成。”韩愈这句诗,描述得恰到好处。

这年十月,二哥家添了大胖小子,一早就兴冲冲把消息传回了家。父亲乐得眉开眼笑,合不拢嘴,连眉毛都带着喜气:“石榴本来就多籽,代表着子孙满堂,寓意着家族兴旺、生命力延续。老二家如愿得子,就是沾了这棵石榴树的福气!”

母亲在一旁笑道:“照你这么说,生了宝贝孙子还有石榴树的功劳呢,可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。”

过了两天,父亲又从集市上买回一棵石榴树苗,栽在了前院。他说:“这么吉庆的树,就得多种点,将来咱们家的香火才会更旺!”

大哥和我们分家单过之后,生了三

个孩子,最小的老三是全家人的心肝宝贝。不知道什么原因,孩子三岁的时候总闹肚子,大嫂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说法,说吃石榴可以杀菌、清肠胃,能治拉肚子,她就让大哥把后院那棵长了多年、长势茂盛的大石榴树移栽回了自己家。

谁知道,石榴树移栽过去没能活下来,宝贝孙子的肚子还是照样疼。最后还是父亲带着小孙子去了市医院,医生反复检查后说没什么大毛病,回去给孩子穿暖点就好了。果然,换上厚棉袄之后,孩子再也没闹过肚子痛。

这年秋天,我带着女儿回娘家。女儿没等到盼了好久的石榴,还哭了好一阵子。我埋怨道:“大哥也是,不就是一棵石榴树吗,去集市买一棵新的不行吗,犯得着把这棵长了这么多年的老树挪走吗?”

父亲只说:“他们也是为了孩子好。”

第二年春天,当初那棵石榴树留下的树坑里,长出了一棵新苗。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,街坊四邻也都来道贺,说:“这是老赵头舍不得离开你们,他要看着你们一家子过得幸福长久,香火绵延呢。”

如今,每当我看着那棵依旧枝繁叶茂的石榴树,就会想起父亲的音容笑貌,想起那栋久违的老房子,想起我的童年生活,心里免不了涌起一股暖流,又夹杂着几分怅然。